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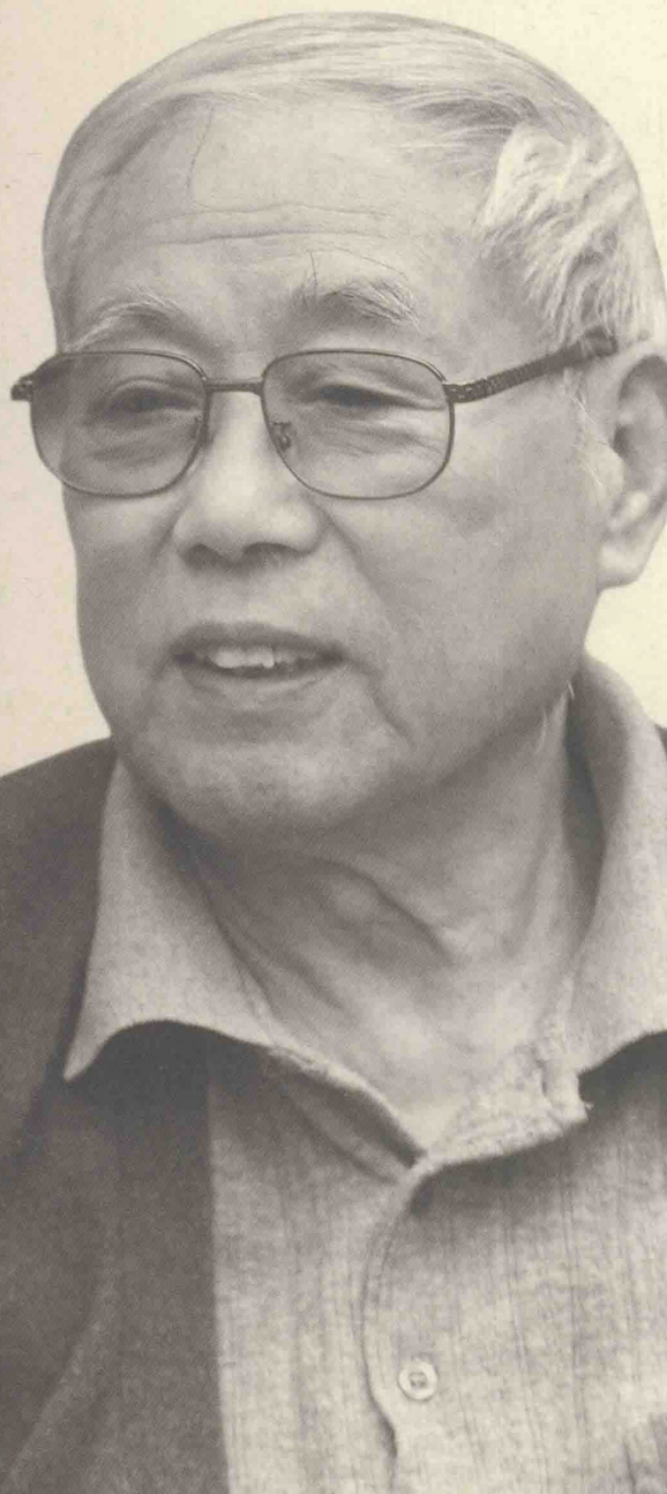
丁亚平 陆弘石 高小健 主编

电影史学的维度

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

上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电影史学的维度

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

● — ● 上

丁亚平 陆弘石 高小健 主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丁亚平,
陆弘石,高小健主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039-6114-4

I. ①电… II. ①丁… ②陆… ③高…

III. ①李少白 (1931~2015) —纪念文集

IV. ①K825.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第058290号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

编 者 丁亚平 陆弘石 高小健

责任编辑 胡 晋

装帧设计 李 鹏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96 84057698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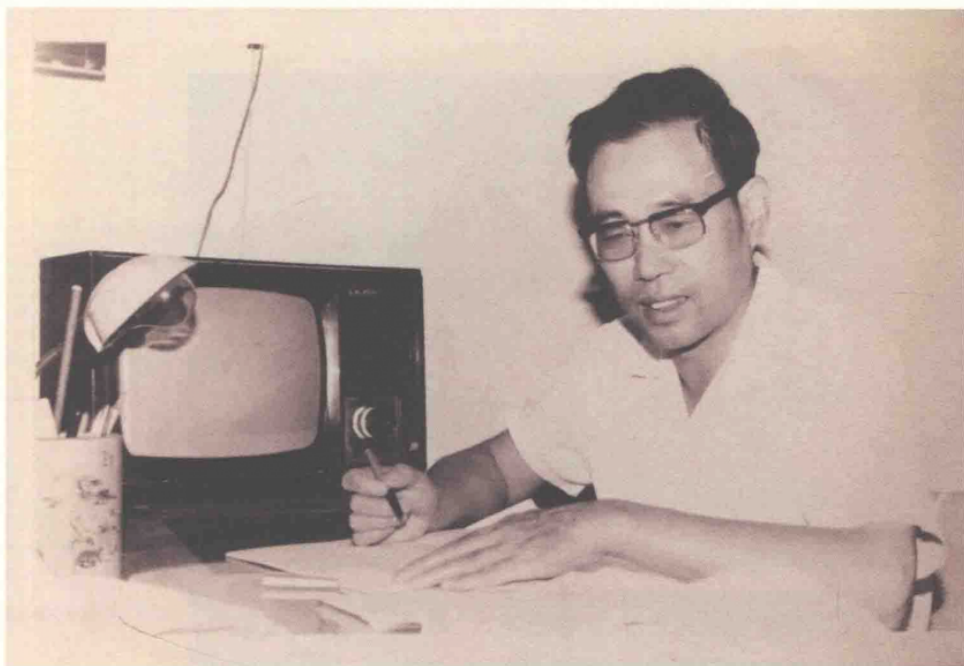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45

字 数 7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6114-4

定 价 8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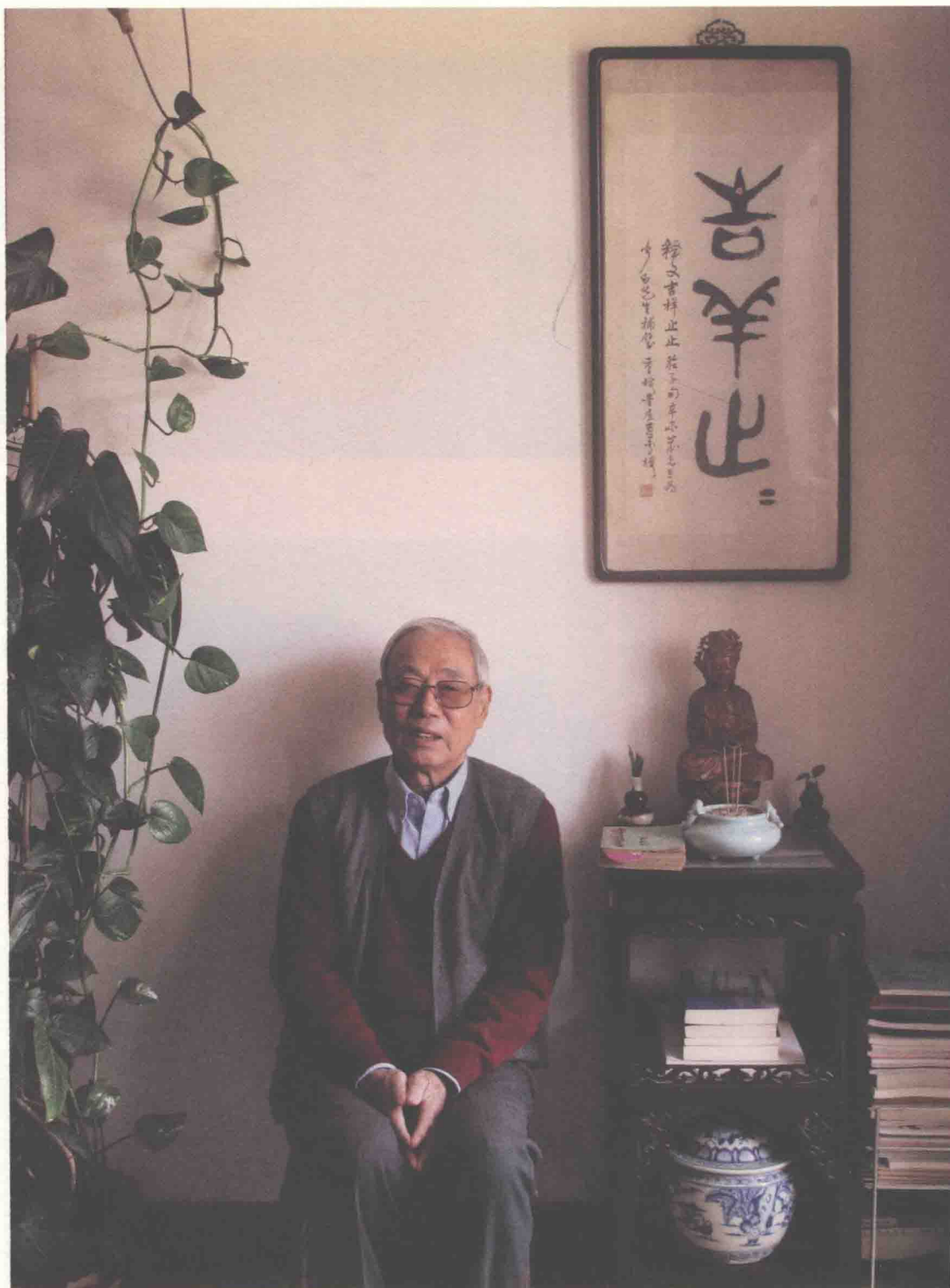






1	2	3
4		6
5		7

1. 李少白先生及夫人在香港合影
2. 李少白、俞虹、陆弘石、贾磊磊等与《中国电影发展史》日译者森川和代合影
3. 李少白先生和他的学生在一起
4. 李少白先生和邢祖文
5. 李少白先生和程季华在2012年9月22日纪念《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
6. 李少白先生在上海大学
7. 丁亚平和他的老师李少白先生在一起



李少白先生（黑明 摄）

| 创一个时代

| 丁亚平

—

李少白先生于2015年3月16日上午突然离世，让我们倍感悲伤。回想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思绪纷纭。记得当时老人家因病去世的消息一传开，迅速涌现一片惊讶与沉痛悼念之声。自媒体率先发声，继之是时光网、腾讯网等新媒体刊出《中国电影史学泰斗李少白先生去世》的新闻稿，随后传统纸媒也在第一时间发出关于李少白先生离世的报道。尽管其中不免有些信息错漏，但我们对相关文字发布，感觉颇为意外，也非常感动。少白先生离世消息，如此迅捷传播，为业内同仁重视关注。中国电影家协会、北京电影学院、上海大学等有关机构发来唁电。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赵实也对李少白先生不幸病逝表示沉痛哀悼，并向李少白先生的亲属致以深切慰问。各界领导、友好人士、学生以及电影学界的专家表达了对这位学术大家的崇敬和深厚感情。

李少白先生逝世，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想这是因为对他为电影史和电影理论工作作出巨大贡献的敬意，尤其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和教学的开创价值和拓荒意义，他作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电影教育的拓荒者，长久倾注于学术事业，为大家所公认。电影和学界同行，都非常熟悉少白先生的名字，尊敬这位中国电影史学家、理论家。

李少白先生从小饱读诗书，志向高远。1949年8月，18岁的他，高中毕业即毅然南行，投身革命，由南京、武汉而重庆，如他后来写的诗所言：当年投笔别钟山，意气昂扬向蜀川。大舸引风山接日，高峡逐浪雁啼

天。但看到过一张他着军装的照片，却仍是一个身体瘦弱的年轻军人，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并不那么气宇轩昂。

1954年，李少白先生由他转业后就职的重庆西南影片经理公司，调到北京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宣传处工作。此时他的工作紧紧和新电影阐发捆绑在一起，他不满足于宣传，开始钻研理论。这一时期，他将理论研读和影评写作互相映照，使得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影评文章的他，开始为电影界所关注。1956年他还应邀担任了《文艺报》的电影评论员。次年，李少白先生调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前身）艺术研究部工作，在电影史研究室参加了在当时主流语境和后来电影史学术发展中有重要意义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编写工作。1963年2月，两卷本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正式出版，该书成为后来公认的新中国电影史学奠基之作。

当年李少白先生参加撰写《中国电影发展史》时，年仅27岁，可谓意气风发。此后毕生的努力与成就莫不与此相关。但据他自己后来说，写作《中国电影发展史》时随口说了一句影协办公楼“这房子像监狱”的话，没想到在以后“文革”中招来了同关监狱差不多的“隔离审查”之祸。1969年他随单位一起下“干校”。1973年被抽调回京，国务院文化组艺术研究机构（今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电影组成立，他任组长。1975年，少白先生担任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电影研究室主任一职。此后在改名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的电影研究所担任所负责人。烈火重锻，锻之愈坚，“文革”后的李少白先生迸发出更为热切的工作动力，他主持创办电影研究所的学术刊物《电影文化》，影响甚夥，为当代电影理论与批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李少白先生电影史学及教育特点，含着三点：一是电影历史研究和电影史写作双位一体；二是注重理论思维和概括，史料及研究与史观结合；三是言之所理，持之有故，不发空论。他带的学生，包括我自己，从他那里嬗继下来的，盖也在此。

我是1987年下半年由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毕业，经弘石介绍，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在这以后才有机会认识了李少白先生。他为人亲和睿智，在院里，聚在

一起开会时，听他讲话指点，大家都踊跃赞叹。1993年，他在王朝闻先生等人支持之下，率先在国内拿到电影学博士学位点。一次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旧址恭王府院内，路遇挎着包来上班的李少白先生，他热切动员、鼓励我报考他的电影博士。当时的我一直认为自己年轻，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因此，我虽对史学研究了解不多并未涉足，但还是在李少白老师巨大的信任、激励和推动之下，考入研究院研究生部电影系攻读电影博士学位。这是国内首届电影博士生，当时读博远未成为风气，但李少白先生已经酝酿和梳理了电影博士教学计划体系。他还把对我们的教学与他的《中国电影艺术史》的课题写作联系了起来，将电影历史研究和电影史写作碰撞到了一起。

第一次上课，李少白先生就给我明确，中国40年代电影断代史为我论文研究与写作的议题。并要求第二天起就着手开始看所里珍藏的上百种中国早期电影期刊。在此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天天泡在影视所的资料室里，逐渐有了一种沉入其中的平静和迷恋，虽皓首穷经，环境艰苦，神情和心态却越发坦然。和发黄易脆的老杂志对话，在浩瀚、复杂的史料海洋中游刃寻觅，细致追踪，兴味盎然。史料爬梳研读过程中，老师的教导、指点和要求未敢稍加忘怀。从史料到理论，由原典实证到辩证思维，从不感兴趣到喜欢，一切都变得清晰而富有引力与趣味起来。在这样的时候，各种资料、文献如何交汇融通，电影史写作与电影史观及理论方法的融入就显得更为重要。史料、史述、史观三者结合，是老师留给我的宝贵指导与学术地形图。

资料为先，重视运用史料的丰富性，因乎此电影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和一切差别与观点的会通也才彻底。由此我也体会先生学术与研究，是怎样一项艰苦孤寂的工作，而这样的工作，他干了几十年。读博士的时候，关于人生态度、为人处世、年轻人如何选择人生以外，讲得最多最吸引我们学生讨论的恐怕还是老老实实的治学态度，是“治史有凭学可考”。至于编史如何臧否历史、月旦人物，获致尤为难得的历史分寸感，就更是题内之意了。

三

2008年的4月，我与李少白先生有过一次难忘的香港之行。在一个洒满阳光的午

后，李少白先生和我坐在香港电影学者黄爱玲女士家的客厅里，一边与黄爱玲聊天，一边向屋中边门外的大海看过去，一片波光。那时的他虽逾七旬，但腿脚矫健，视力亦无问题，对大海形状、颜色和光线的准确感受让他格外兴奋起来。李少白先生性情内敛，可我清楚记得，在香港数日，无论是在香港电影资料馆、在中文大学校园，还是坐在黄爱玲那屋前滨海的寓所、走在高楼林立的火热的街道，抑或是登太平山和大屿山，他如何热烈地讲述，笑着谈到许多轶事，他让他的想象力摆脱书斋、书本知识，一任自己，徜徉在那一天的太阳里。

这让我感受震动，至今印象鲜明。李少白先生学术上的成就久为中国电影界共悉，而香港电影研究者也皆知其史学贡献。此前一年，我受香港康文署之邀赴香港电影资料馆讲“巴金和电影”，并和余慕云、罗卡、李焯桃、黄爱玲、黎锡诸电影学人就中国早期电影作座谈交流。那次在香港，黄爱玲提出请李少白先生和我转年到香港电影资料馆作学术讲座。回来之后，我向少白先生报告并陈词，他最初心意未定，但经不住我力劝，强以同行，并答应由我张罗孙阿姨一起赴港，这终于促成此次格外难得的香港之旅。少白先生之前没有到过香港，彼时香港的一切亦与现在有异，和内地社会与学术文化形成比较强烈的对比。回京之后他还取笔作诗，以“同亚平赴港讲座抒怀”为题，写下记录他观察和感受清晰印迹的五律：春雨杏花天，香江设影谭。师生同赴会，业友各执言。美食熏风里，畅游山水间。岁高神不老，两上两名山。并嘱我交由中国文化报编辑刊发。港岛的自然景观、学术人文和城市风情，让他心意陶然，精神如虎，表现了人合物聚之喜。

事实上，我对少白老师这方面最初的记忆要更早、更多。他参写《中国电影发展史》，创建电影所，和邢祖文、邝苏元、黄式宪、王人殷诸位前辈老师同事多年，又曾培养陈犀禾、钟大丰、陆弘石这样杰出的学生，照理他位高德尊对我们后来的学生指摘疵病，该时时板起面孔，但其实却并非如此。他谈话睿智，让人觉得亲近得很。他曾为我和他合写的文章逐字逐句进行修改。他作文讲课，勤勉专注，夜尽一烛，然于书画、古玩、诗词，摩玩舒卷，不输学术，而全身心投入山水人文胜景，更让他有“甘心老是乡”之慨叹。和他一起专门到过杭州、绍兴旅游，也曾先后同赴京郊红螺寺、大觉寺、八大处等地走走，欢愉尽在其中。前年春日，他和我提出想去天坛，我

们马上备好轮椅和他一起去了。再见天坛，静听风中的回声，怕他相向惆怅，几次跟他说等病好了要再陪他来。

少白先生2015年3月16日离我们而去之后，常常不能相信他已在千山万山之外就这样杳无踪影不再存在。离开这个他热爱的世界，会否成为一缕烟尘渐渐消散？有有必有无，一切都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命定的迷梦！李少白先生离去，就像父亲离世一样让我尤感不舍，念及于此我的心里会响起苍厉的悲号。父亲前些年在家乡因病去世前，我在北京忙于工作，以为不久忙完不会耽误回去陪重病中的他，岂料那天凌晨即接到了来自家乡姐姐和妹妹一起给我打来的紧急电话。虽然父亲还只是在病危抢救中，但是，我意识到不能赶上送他最后一程，心中至痛。我和我的姐姐、妹妹一齐在电话两头大哭。前一天我们一家原本已买好当天晚上回去的火车票，得悉此讯后的清晨立即改买了机票回去，在机场和乘坐的飞机上，我止不住双泪长流。我与父亲惶惶生离，在最后时间没能及时陪伴他，悲痛悔恨时现心头。这次在李老师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不意我能有机会与他相守，感戴鸿恩，让省过知非的我在老师生命的尽头表达自己拳拳愚爱。

四

有报纸于3月18日刊发一篇题作《李少白：留下的不仅是一部中国电影史》的报道文字。文中描述说我3月15日晚去了李老师家里，和他“聊了电影、学术和未来”。然实际与这种夸张的记者笔法，相去甚远。

李老师近三四年以来不良于行，备受病痛困扰。我们边上的人，看了很是心痛。看到老师的病在不可逆地发展下去，不免很是担忧。春节前后，几次病重并联系医院，都因病房紧张而未能住院治疗。15日重病中的少白先生让夫人给我打电话，说要见我。晚上我赶了过去之后，看到他仍然在经受病痛的煎熬，帮他催痰，虽满身大汗，但效果甚微。整个晚上，他仅能断续说几个字词，意思大体猜得出来，但他的完整交流已非常困难。在死亡的边上，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但他的眼神，能看出他不想走。他眼角的泪，或许就是饱含他对尘世与电影热爱的超越语言的一种交流。

他找我来，肯定想说什么，几次起首说出几个字词，都未能讲下去。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不再做努力。卧室中就我们两个人时，反倒什么话都不去努力再讲了，就静静地待在一起，我不停地给他按摩僵硬的右臂和右手手指，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现在回想，这倒更像是履行一个仪式。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怎样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

卡尔维诺说：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搞历史研究亦复如此。但是我想，李少白老师在他作别尘世之际，他看清尘世了么？联系到他晚年遭际病痛折磨，似乎看不到什么令人鼓舞的迹象。想起这些的时候，我的眼里不自觉地噙满泪水，我的心感觉至痛。

李少白老师走了之后，四面青树吐绿，春光依然如昔，然自然之轮替若是，人之悲欢可知！忆及他生前在学术内外的提点关怀、给予的很多鼓励和留给我们大家的详细形象尤其是生活中那些发亮的微小点滴结合起来，心中难抑对少白先生的无尽哀思。稍感欣慰的是，他的电影史学研究已深深地嵌入我们的脑海。他的电影教育实践赢得赞赏的地方很多。他和他的学生，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电影文化和学术风景的一部分。中国电影理论和批评更需要像李少白先生这样的能提供创一个时代的电影史学、理论和电影教育的践履者，以史鉴今，追蹊时代的踪迹。

目 录

丁亚平 | 代 序

创一个时代 | 1

口 述 历 史

陆弘石 丁亚平 高小健 | 3

孟犁野 | 37

酆苏元 | 56

王人殷 | 66

沈及明 | 79

张震钦 | 90

吴瑞庭 | 105

章柏青 | 113

评 论 与 缅 怀

戴光晰 | 有胆识 重情义 懂情趣 | 129

吕启祥 | 穿越光影写春秋
——记中国电影史大家李少白之点滴 | 132

黄式宪 | 于无声处：重新点燃了心中学术耕耘的火种
——怀念艺研院“电影组”时期的点点滴滴 | 135

酆苏元 | 忆往事 悼少白 | 143

酆苏元 | 我的电影往事
——忆在电影所工作的那些日子 | 146

王人殷 | 曾经的日子
——我与电影所 | 155

刘桂清 | 领导·老师·朋友
——怀念少白先生 | 159

沈及明 | 忆少白 | 163

陈犀禾 | 李少白和中国电影教育 | 166

陈犀禾 | 在文研院读研
——三十年前的印象点滴 | 168

钟大丰 | 怀念恩师 | 174

钟大丰	严谨与开放 ——李少白老师带我走进电影研究大门	176
[美] 王汉川	为我圆梦的人 ——深切缅怀恩师李少白先生	183
[美] 鲍玉珩	严师与诗人之心 ——少白老师教我做研究	192
刘树生	石榴花开说少白 ——几十年亦师亦友交往点滴	197
吴小丽	幽幽米兰香	210
贾磊磊	电影学科体系建构的历史奠基者	212
高小健	居高声自远	214
戴锦华	告别	216
赵小青	北方有贵人 ——怀念少白先生	218
陈 墨	空味楼的味道	221
陆弘石	一棵大树	223
李 清	人生旅途中的一点光明	226
卫小林	既是学术导师，也是人生导师 ——怀念恩师李少白先生	231
虞 吉	人师大德 开枝散叶 ——我与李少白先生的二三事	234
孙绍谊	印象李先生少白	237
秦喜清	空味楼里话影史：追忆恩师李少白先生	239
李道新	最高的敬意：追思李少白先生	241
赵卫防	编史载千秋 传道育繁花	243
石 川	“学术道统”的力量 ——在李少白老师身边的日子	251
石 川	严师与慈父：记李少白老师的一个侧影	264
张江艺	大师风范 后辈楷模 ——追忆少白先生	267

李少白与《中国电影艺术史》

陆弘石		一部未能完成的电影史巨著 ——关于《中国电影艺术史》课题工作的一些回望	279
影视艺术 研究室		编写《中国电影艺术史》的构想及其有关说明	296
陆弘石		《中国电影艺术史》（上卷）课题立项论证会发言摘录	302
陆弘石		《中国电影艺术史》课题工作大事记	311

思想研究 李少白学术与

高小健		中国电影学术：开拓与建构 ——李少白先生电影理论再学习	323
林吉安		话语转换与现代化追求 ——李少白与中国电影史学研究	349
阎明		拓荒者的历史遗产 ——李少白先生的电影史观	359
解楠		塔梯的构建 ——李少白电影史研究方法	367
郭双丽		高山仰止 ——李少白电影史学理论研究	378
丁亚平		历史之门 ——李少白先生电影史学教育思想与实践	390
陈晓萌		李道新	
		教书不意居清苦 编史何期享誉名 ——李少白的中国电影史教学与研究	409
史力竹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李少白电影教育思想研究	427
孟纓		诗人之心 ——浅论李少白诗词艺术之意象	439

李少白访谈

陈墨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系列 李少白访谈录 ——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	457
刘福泉		《定军山》·市场化 ——李少白中国电影百年答问	473

许 航		影心探蹟 史海索引	
		——访电影史家、理论家李少白	481
丁亚平		电影史何为	486
陈一愚			
陈 墨		李少白访谈录	500
李 镇			
李 镇		采访、编辑手记	515
李 镇		灵府探迹	
		——李少白先生口述访谈摘录与品读	517

李少白集外文选

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诗篇	
——评影片《英雄岛》	533
关于电视艺术的驰想	536
说说硕士论文的写作	543
做点电影思维学的研究	554
技娴艺湛 相得为文	
——论吴印咸的艺术道路及其电影摄影	560
主持人导语	573
中国电影拓荒者黎民伟	583
给李以庄女士的信	585
给黄爱玲女士的信	589
关于香港电影纪元的一点考辨	591
走向革命·难忘西交民巷	
——我的片段回忆	598
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件事	
实	605
《大型电影学文库》总序	612
《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1965）》	
序	614